



成為 更好的自己

李俊賢 從病苦中邁向護理之路

文／楊金燕 圖片提供／李俊賢



攝影／謝自富

深夜的血液腫瘤科病房，顯得特別寂靜。病房外的廊道，不到四十歲的年輕媽媽一臉愁容。她的先生因為癌症已陷入意識混亂，而孩子還在念小學……。護理師聽著她訴苦，看她眼眶泛紅卻強忍淚水，便輕聲說：「阿姨，妳想哭就哭出來，沒有關係的。」

說這話的護理師，年僅二十四歲，來到血腫科病房不到一年，並且是位「男護理師」，青春俊秀的外表下，卻像住了一個老靈魂。他靜靜傾聽家屬阿姨的擔憂，不時點頭「嗯、嗯」回應著，過程中只輕問了句：「那孩子知道爸爸的狀況了嗎？」他不做任何建議或評斷，繼續專注地聽，只是聽，卻也適時紓解了家屬困頓的情緒。

他是李俊賢，太魯閣族名字是「馬徠·阿党」，馬徠是曾祖父的名字，阿党則是父親的名字。談起這段護病關係時，李俊賢還穿著病人服、掛著尿管，那是他剛動完泌尿科手術的第六天。年輕卻有顆早熟的心，或許正是因為他從小到大，從沒徹底離開過「病人」這個角色。

童年，與病相依

李俊賢生長在花蓮縣秀林鄉加灣部落，一個被山環抱、可遠眺太平洋的太魯閣族村落。二〇一九年夏天，他從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科五專部畢業、考取護理師執照。照理說，還是一位初出茅廬的菜鳥護理師呢，但他卻有著宏大志向，對護理工作充滿期許，因為他所發



童年時期的李俊賢與妹妹，兩人都在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原住民專班完成學業，如今都成為花蓮慈濟醫院的護理師。

揮的場域是在醫院，一個他再熟悉不過的地方。

一歲時，李俊賢便因為腎水腫、發燒不時進出醫院；才兩歲，便因輸尿管逆流、腎臟水腫，輾轉來到了慈濟醫院，話還說不清楚的小男孩嚎啕大哭地被送上手術臺，重建輸尿管。到了三、四歲，又因為急性腎臟炎再度住院治療，一直到六歲以前，他定期往返醫院，追蹤治療。

與病相依的童年裡，俊賢同時面臨另一個打擊。他那不到二十歲的年輕父母，更不知道怎麼照顧孩子，俊賢的病與持家的壓力帶來了挫折與驚慌，迫使他的父母離散，獨留疼愛孫子的阿嬤努力扶養他和妹妹長大。

阿嬤擔心俊賢的身體，許多小男孩



二〇一九年八月，剛到花蓮慈濟醫院報到的新進護理師李俊賢（右）參與共識營隊，很用心的為照顧戶清掃居家。攝影／沈淑女

喜愛的活動，像是東奔西跑、上山下海等，他經常是被禁足的，也造就了他較為內向、安靜的個性。然而，童年的他，嚮往大自然，有時往山裡走，便跟大樹、花草、小動物說說話。他也有著小男孩的調皮，看著別人燒稻草，他有樣學樣，竟然把鄰人一片田給燒光了，讓消防車一輛接一輛前來灌救。

到了青春期，阿嬤依然緊盯著他，不能參與打球、賽跑等太激烈的運動，飲食也經年累月被限制，太鹹、太油的食物他都不能吃。這讓一個部落男孩，實在太苦悶了。有幾次，俊賢在夜裡暗自掉淚，為什麼上帝給他這樣的身體，他埋怨起不見蹤影的離異父母，甚至開始

埋怨起阿嬤，為什麼沒有教好自己的孩子，讓他得經歷這樣的家庭……。

所幸，教會點亮了他心中的灰暗。從小，阿嬤就逼著他上主日學，隨著時間過去，教會讓他有家的感覺，讓他一次又一次跨越痛苦與挑戰。「我曾經很想，乾脆學壞、變壞算了，但是終究沒有這麼做，因為信仰帶給我很大的力量，一路上也有很多人的幫助。」

信仰及貴人相助，成了一股正向能量，始終拉住他，成為今日的自己。除了教會牧師與教友外，他人生第一位貴人，是從兩歲便開始照顧他、治療他，直到今天還在為他動手術的「郭伯伯」。

生命中的貴人

他還記得，當時很小、很愛哭，不時進出醫院。大約是幼稚園時吧，有一次又要被推進手術房，他眼淚掉不停，郭伯伯輕拍他，安慰他說：「等一下要進去開刀了，不要怕喔……」他一直記得那讓他感到親切、安心，哄著他的聲音。這回舊疾復發，也是郭伯伯為他開刀，五月先動了左側輸尿管手術，復原良好後，九月再為他開右側的刀。

郭伯伯的病人非常多，也非常忙碌，但是李俊賢兩次住院期間，卻發現郭伯伯每天都來巡房，一天兩次，有時甚至三次。雖然郭伯伯的問話也經常重複：「有好一點了嗎？」、「還有沒有哪裡

不舒服？」但這簡單的問候卻讓他深感安心。「讓我最驚訝的是，到了星期六、星期天，郭伯伯還是照常出現，把我嚇了一跳，他都沒有休息耶！」李俊賢說。

李俊賢口中這位「郭伯伯」即是慈濟醫療法人副執行長、大名鼎鼎的泌尿科權威——郭漢崇醫師。俊賢從二歲喊到二十四歲的「郭伯伯」，也從一頭黑髮的年輕醫師成了灰髮蒼蒼的睿智醫者，唯一不變的是他硬朗的精神及安頓人心的話語。

「郭伯伯不是只有對我這樣，他對其他病人也一樣，是那麼盡心盡力地在照顧著，他是我做為一位醫護人員的榜樣。」李俊賢上回出院後，心裡很感動，



二〇二〇年夏天，李俊賢住院治療時，兄妹倆與他的第一號貴人，也是從兩歲一直為他治療至今的「郭伯伯」郭漢崇醫師合影。



「因為我比較害羞，又不太會用語言表達，所以寫了卡片謝謝他。」

郭漢崇醫師聽聞俊賢對他一天當中三番兩次巡房深受感動，笑了笑、理所當然地表示：「要當醫師，就應該要這個樣子啊！」他認為「一天」其實對生病的人來說是很漫長的，有時多看幾次病人，偶爾還會意外發現新的狀況，比方病人傷口滲血、引流管不順，再做調整，總是好的。身為一位醫者，郭醫師深信：「當你披上白袍的第一天，就註定要與苦難同行。所以，永遠都要比病人期待的，還要做得更多、給得更多。」這是他對自己的要求，也是對未來醫師的期許，他相信醫者的赤誠關愛，是可以傳遞溫度、寬慰病人的，而這分關懷，也能透過病人再傳遞出去。

選擇護理之路

李俊賢的第二位貴人則是他的國中導師，來自光復鄉阿美族的劉明生老師。劉老師出身貧困家庭，他也特別關照那些家境困苦卻願意努力的學生。當年，劉明生老師拿了许多技職學校的招生簡章給同學們參考，並一一依著不同學生的個性、興趣給予建議。「老師覺得我的個性比較溫柔、內向，他告訴我：『不管你選擇哪一條路，老師都支持你。』」他也提醒我，要考慮身體狀況，不要太過勉強。」

後來，李俊賢選擇了馬偕護理專科學校，因為他覺得「護理」是一個「可以幫助人」的行業。在這裡，他遇見了人生中第三位貴人，他的班導師——侯



李俊賢只要在診間看見沒有家屬陪伴且行動不便的病人，總是前往協助。

本昕老師，一路鼓勵他、安慰他，給他很大的支持力量。「我都喊她『本昕媽咪』，她很溫柔，像媽媽一樣照顧我們。」馬偕護校讀到第二年，李俊賢卻開始腎水腫，在馬偕醫院開刀，「住院住了半個多月，整個人非常不舒服，家人要我回到花蓮，比較方便照顧。」於是他返回花蓮，也參加慈濟技術學院（現為慈濟科技大學）五專部護理科的轉學考，從一年級開始重讀。

到了慈科大，他起初擔心是否吃得慣素食，「沒想到這裡的素食還滿好吃的。」他說。信仰基督教的他，也擔心來念佛教學校，會不會被勉強要信仰佛教，「但我又發現這裡不談宗教，這方面是非常尊重學生的。」

而他最期待的是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三，因為懿德爸爸、媽媽會專程來看他們。每次來，都精心準備了美味的餐食、點心，還會帶來進口的水果、餅乾等，「他們也不會談佛教，而是把我們當成在外面讀書的孩子那樣來關心我們。」有一次，俊賢被懿德媽媽叫到教室外面，原來是懿德媽媽聽說他的眼鏡壞了卻沒能去配，便拿著配新眼鏡的錢要給俊賢。俊賢不敢拿，懿德媽媽柔情勸說下，最後他收了，滿臉通紅的抱著懿德媽媽，內心有說不出的感激。「原本不認識的人，卻發自內心像親人這樣關愛你，我不知道該做些什麼，才能回報這樣的恩情，當下心裡真的非常激動。」俊賢說。

俊賢從小就看著阿嬤為了養活自己

和妹妹、為了學費到處去張羅、借錢，那種辛苦，讓他更珍惜得來不易的資源，就讀慈科大原住民專班那五年，不需負擔學雜費、伙食等費用，每月還能領三千元零用金，減緩了家裡的經濟壓力，他也立志要早日經濟獨立、照顧阿嬤與家人。

求學期間，俊賢把握機會，參與了羅淑芬老師帶領的「部落關懷」社團，趁著暑假前往臺東霧鹿、延平鄉等部落，去做衛教、量血壓、測血糖，這些經驗讓他覺得將來也可以用來服務自己的部落。

自從村子裡的長輩知道俊賢學護理後，逢週日上教會做禮拜時，總有老人家會問他一些高血壓、糖尿病等疾病相關問題。俊賢觀察，部落的老人家其實對疾病有很多疑惑不解，但到了醫院卻又不敢開口問醫師，還好現在部落裡，連同他與妹妹，一共有六位讀護理的孩子，而且都是「慈濟科技大學」原住民專班畢業的，也算是一種「掛保證」，學得扎實知識，待人有禮。

挫折連連的新手護理師

五專期間，他曾到臺北慈濟醫院的婦產科實習，看著身軀那麼小的小嬰兒，一哭起來卻石破天驚，抱著新生命的他，心裡格外悸動，忍不住對著這個渾身散發奶香的寶寶說：「恭喜你來到世上，以後會碰到很多人生課題，要乖乖長大喔！」

他自慈科大畢業時，昔日馬偕護校的侯本昕導師還特地捎訊關心他，是否順



利考上護理師國考？他告訴老師拿到執照了，老師也替他高興！歷經實習、國考，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，李俊賢正式成為花蓮慈濟醫院的護理師，但前三個月，卻經歷了各式各樣的挫折。

因為初來乍到，生性內向、慢熟的俊賢，不好意思開口問學姊，像是連血糖機在哪裡、藥物要怎麼稀釋等，他都不敢問；而基本的常規診斷，他也感到吃力，更為自己已經學了五年，卻沒能使上真功夫而感到難過，雖然他回家後勤查資料，但文獻與實際臨床之間還是有差別，讓他的壓力與日俱增。接連的挫折讓他體認到，「不會一定要趕快問，不要害羞，這是臨床學習非常重要

的！」像是鼻胃管的清潔、打針、扎上人工血管的技巧；怎麼安排每日照顧流程與優先順序等，這些都是很基本的，透過多問、多學、多做，才能快速獨立作業。

「前三個月真的非常挫折，但我一直告訴自己，一定要成為一個『很稱職』的護理師，所以必須要更努力、更勇敢，是這樣的念頭，讓我度過那段挫折期。」俊賢說，他也很感謝學姊們一步步的帶領與教導，讓他知道，在血腫科病房最重要的是病人的生命徵象，只要數據有改變，就要隨時留意病人哪裡不舒服，一有問題立刻回報醫療科，讓醫師可以緊急處理，一起把病人顧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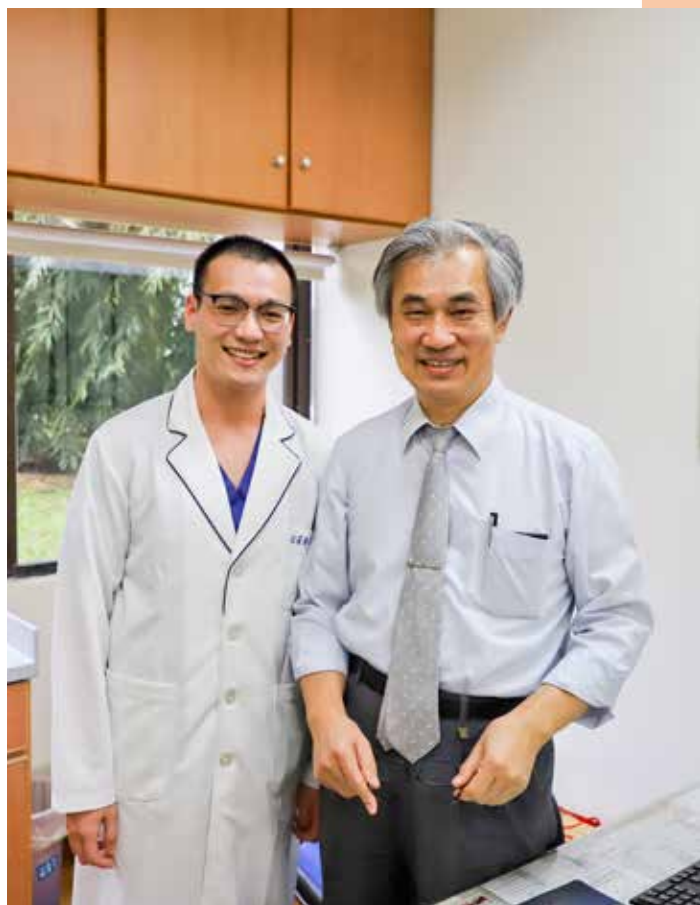
二〇二〇年十一月，李俊賢轉至泌尿科門診，學習新的專業，逐步實現成為助人者的目標。攝影／謝自富

臨床現場 用心對待

半年後，李俊賢漸漸熟悉，每當做完事務性護理工作後，他會主動詢問學姊是否需要幫忙，也會特別去看看那些沒有家屬陪伴的病人。病房裡有位獨身爺爺因為腫瘤壓迫到泌尿系統，背後左右兩邊都插著像豬尾巴一般的引流管。那回，當俊賢掀開爺爺棉被，檢視引流管時，發現貼合處已經很久沒有清潔了。爺爺回應道：「對，快三個星期了。」俊賢主動提議：「那我幫您清理、換膠帶，好嗎？」俊賢曾在泌尿科實習再加上自己生病的經驗，他熟悉處理步驟，也順手教身旁的學妹。「後來爺爺向我道謝，他說，『沒有人會像你這樣，這麼仔細觀察。』雖然他不是我主責的病人，但每次看到我，都對我微笑、打招呼。其實，你只要很用心地照顧病人，就算只是幫他清理身上的膠痕，他都會記著你那分用心與對待。」

雖然護理臨床工作非常忙碌，但李俊賢認為哪怕僅僅是發藥的那十分鐘，也是可以關懷病人，確認病人的身體狀況及心情感受。而他的誠懇讓病人們連兄弟姊妹因為財產起了爭執，或是兒子女兒沒來探望而感到難過時，都會向他傾訴。

他所待的血腫科五東病房，照顧的是罹患癌症，需施打化療的病人。施打化療，不但不舒服也很沉悶，李俊賢日漸熟悉後，總想讓病人心情能放鬆些，於是碰到已見過面的媽媽、阿嬤級長輩，



李俊賢與郭漢崇醫師的醫病情，轉眼已經二十年了。攝影／謝自富

他不再喊她們阿姨，而會改成：「美玲小姐，漂亮的美玲小姐……」，病人也會開心地回應：「在這邊！」或是笑著「唸」他：「你這個猴死囡仔！」

有人說，護理人員是病人的代言者，最了解病人的苦，也能回報給醫師做最好的照顧。俊賢對於病人的感受，總能敏感接應，不論是徹夜挨疼喊痛的，或是強忍疼痛，什麼也不說的。「因為我自己也當過病人，我知道不舒服的感受、疼痛的感受，噁心嘔吐的感受。我



知道，病人說很痛，就是真的很痛，不舒服就是真的很不舒服。還有些病人是很能忍，我也會告訴他們，不舒服就告訴我，不要硬忍。」多了這層感同身受，俊賢不但擅於安慰病人，也會視情況轉達給醫師，讓醫師適時評估而縮短漫長夜晚止痛藥或止吐藥的給藥時間。

對俊賢而言，護理不是只有事務性的工作，還有一些心靈、靈性的層面，「而好的護病關係，就是要努力去了解病人的需求。」他希望自己未來能再精進、學習，日後朝專科護理師的職務邁進。

受苦與救贖

李俊賢跳脫環境限制、成長的苦澀，不論身體受的苦或心理受的傷，都不曾讓他走偏，也不曾阻擋他成為一個更好的人。他感謝成長路上遇到的每一位貴人，願意拉他一把，讓他能跟自己、跟疾病好好相處。

去年（二〇二〇）九月，李俊賢出院那天，阿嬤、爸爸、妹妹都來病房、圍繞著他，準備迎接他出院，他的正能量也帶動一家人安穩地一起生活、互相照顧。已進入臨床護理一年半的俊賢，也從最初曾打不上靜脈留置針的尷尬；到後來，甚至有些病人指定要他來打針。去年十一月，他轉至泌尿科門診服務，學習新的領域。

成長至今，他最感念的是照顧他和妹妹長大的阿嬤，以及信仰帶給他的力量。「碰到難過的事，我會禱告，會向上帝傾訴，愛跟平安的力量就在裡



虔誠的基督教信仰與一路上相遇的貴人，是李俊賢與病共處、突破病苦的重要契機。攝影／楊金燕

面。」他相信不論信仰什麼宗教，只要保有心中那分善，都是無比珍貴的。

他笑說，篤信基督教的阿嬤也愛看大愛電視臺的「上人開示」。起初，他曾問，「阿嬤，妳怎麼在看大愛臺？」阿嬤回他：「你們那個證嚴法師講得很好啊，不管是什麼宗教，只要對人家好，就是好的宗教。」

「雖然我沒有太大的本事，但始終很希望能回報那些曾經幫助過我的人，後來我想，最重要的回報，就是讓自己也成為一個可以幫助別人的人。」如今他已在這條路上邁進，在他的護理臨床現場，寬慰身心受苦的病人，並努力帶給他們愛與希望。🌱